

後；而HIDA MUSEUM則可說是一首小巧的現代新詩，字句優美、在字句的排列與斷句之間蘊意深涵。儘管在成立目的以及建館原由上具有相當大的差異，但兩者在展示內容上則同樣試圖講述出自然與人的關係。湖泊與人述說著一個互相合作發展的故事，而人與高山則是另一個挑戰自然環境的生存故事。一個是試圖營造出符合觀光客需求的服務據點，另一個則是希望成立一個與觀眾分享知識與交流的場所。兩者在目的與內容方向的異同，在空間的呈現方式上會有什麼樣的表現？觀眾該如何在空間中接收兩個博物館所傳達的故事內容？或許在簡述兩個博物館的展示內容概要之後，會能更為輕易的檢視「HANDS ON」中「遊戲學習」的部分。

III 場景、手法的營造：（註8）

琵琶湖博物館「展示室C：琵琶湖的環境與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NATURE AND LIFE IN COUNTRYSIDE」（農村的自然與生活）展示單元，展現了琵琶湖畔清晨生活的即景，儘管語言文化的隔閡橫亘在展品與我之間，卻不阻礙我的體驗。展示中重建出琵琶湖畔居民生活的住居樣貌，搭配著富江家清晨切菜灑水清洗的聲響，以及生活中所有你我容易忽略卻熟悉的景況。在昏黃燈光的儲物空間中，聽聞主婦洗菜潑水的聲響，在塌塌米的和室桌上與主人共享報紙與早餐對話，轉進後院，晾衣架下裝著尚未清洗淨的衣物的老舊水盆。在整個場景遊走觀看的過程中，除了有走近拜訪某戶生活人家的感受之外，牆面上的說明牌以文字圖像示意住居使用的木材與結構方式；早餐桌上的報紙與對話按鈕，則以文字與電視聲響拉出昭和時代的氛圍背景；而在老舊洗衣水盆的洗衣

板上，則以壓克力版文字絹印富江太太洗滌廢水的排水方式。

同樣在「飛驒高山的生活智慧」中的展示單元『民眾のある風景』中，則以縮小比例的方式，展現當地地景與住居的空間關係，例如因應收藏耕作而建構的儲物空間，座落於耕地與主屋的緩衝地帶，而傾斜於住居四面的籬笆或許有其特殊的功能性（防風？）。該展廳的系列設計為在展示平台的上方，運用飛驒高山的四季風景圖片的大圖輸出與三角弧形的外框造型，形成如天穹籠罩展示物件般的效果。「民眾のある風景」的展示平台座落在山中兩座由朝陽日出與銀白雪季籠罩的展示平台之間，上方雖未設置圖像天穹，卻借用了後方講述引水、工具的展示平台上的圖片彌補。該圖片以俯視的角度下拍當地翠綠的植被及樹木呈現一種綠意盎然的樣貌。而「民眾のある風景」展示平台上的棕黃色住居平面與翠綠色天穹的搭配，讓觀眾參觀時，得以同時在空間的形式與色彩上，自發的借用後方天穹的景色，組成完整的系列設計印象。

時間與事件矩陣交錯下，座落而出的一座座細膩的互動展示，是「Prayer of Hida」（飛驒高山的祈願）展廳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棋盤座落的方桌上，擺設的精緻展示物件，讓觀眾有種走入美術館的錯覺。顯示時間與事件的掛軸與小朋友畫作的展示牆，呼應了這樣的感受。然而走近矩陣當中，卻發現一個個可以用手參與的展示項：打開火柴盒的造型問答方塊，被用來說明祭祀後宴席的相關資訊；圓形的掀蓋，被用來說明繪馬工匠的等級差異；可手動旋轉的節慶造型人偶，被用來說明儀式當